

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人谢觉哉爷爷与唯一在世的长征红军王定国奶奶的长子谢飘说,“我母亲主要是退休后开始忙公益,并进入公众视野的。”

可不,鸡年对于定国奶奶可是个大忙年:年三十的央视春晚,全球华人齐祝 105 大寿;八一建军节发布同名纪录片的首映会上;9月9日9时,全国政协文史馆别具匠心地凑齐三个九,低调召开“王定国百年传奇(连环画)”启动仪式。

1937年,经毛主席批准,谢觉哉爷爷(新中国第三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定国奶奶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结婚。

清朝秀才出身的谢爷爷酷爱写日记,从 14 岁(1898 年)开始连续记了 70 多年,很少有间断。1920 年,他在同为“宁乡四髯”的何叔衡的《通俗报》与时年二十余岁的毛主席相遇相知,按分工来看一位是编辑一位是记者……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两位伟人相继谢世,这半个多世纪的相处时间使老朋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知根知底”。因此,在谢爷爷的日记里常有毛主席鲜为人知的往事——以熟人挚友才“敢”写的视角。

“文革”期间,谢爷爷担心日记被抄,定国奶奶就把它们缝进沙发里。一天,遭贼人诬陷的奶奶结束了四十几天的囚禁,回家推开门一看:难以想象已经瘫痪了几年的老首长怎样自己躺到了沙发上——竟以性命守护日记!

1971 年 6 月,谢爷爷与世长辞。

胡耀邦向定国奶奶提



白芍药 (油画) 熊建奇

秋叶未落,它们站在枝条上,像一群即将南飞的鸟儿,交头接耳。

想起春三月,枝条们走过了寒冬,春风里伸展腰身,绿叶趁机探头探脑,一遇见春光,仿佛鸟儿破壳,叽叽喳喳,羽翼开始丰满。

直到绿荫开始匝地,叶子们感到了责任,它们吸取阳光雨露,给大地输送氧气,给枝干输送养料,看着树木在自己的努力下一点点长高,一有风吹草动,就鼓起热烈的手掌。

所有的森林需要叶子,所有的庄稼需要叶子,包括花花草草,叶子们自感责任重大,风风雨雨里从不懈怠,绿色遍布大地。

一转眼,秋天来临,叶子们感觉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停止了生长,但它们坚

与民谋利更孜孜

红孩女

法兼容其他党派,由此,老政协里的各党派自然站到了毛主席身后。

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席不但保留了政协,还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两者就是我国每年三月举行的“两会”),并请出对“民主”矢志不渝的三大晚清才子沈钧儒(举人)、董必武(秀才)和谢爷爷(秀才)编写律法以保障民主,建立法制的民主国家。

谢爷爷的一生尽乎精诚锻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司法制度。在你我所熟知的初中历史课本中,最早的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法令《劳动法》《土地法》,就是他老人家年轻时主持和参加起草的。

枫叔说,那时谢爷爷整天都坐在书桌前草拟法

和一位“叫我大叔”(当今,相差 6 岁 7 岁就有大叔辈的称呼了)年纪的朋友喝茶聊天,他问我现在的流行色是什么,对于一年都不会在时尚圈边缘晃荡两次的我来说,自豪地回答他:“草木色”,他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道:“现在的流行色有两个,橙红和黄。”我忽然想起了某个不冷不热的笑话来,有人问一位资深的投资家:“您对共享

新生活方式

请保姆了?他笑了,说道:“是的,我引进了好几个‘保姆’。”说完,表情显得愈发神秘起来,接着,他打开手机上的一个 APP,向我演示和讲解他家冰箱的管理系统:还剩 6 个鸡蛋,保鲜期还有 4 天;桶装牛奶今天是保鲜期的最后一天,今晚该喝完它;昨天买的火龙果先不吃,上周末的先吃掉,等等。在这个 APP 上食品保质期的提示一目了然,而且,还可以远程控制冰箱每一个温度区的温度调节,相当方便。他又打开另一个 APP,又向我演示了他家电饭煲的远程操作系统,接着他按下了一个按钮,说道:“电饭煲现在开始煮饭了”。快到他家时,他又打开一个 APP,按下个按钮,然后笑着说道:“上楼就可以走进温暖的浴室,先洗个热水澡了”,这是个淋浴器的 APP,远程操作就可以事先开启浴室采暖和选择好即将用水的温度等等要素,太神奇了吧?是的,这就是当下的新生活方式,不仅是家用电器,都可以远程操控,在你到家时,都会万事俱备了。

新事物是需要快速接受和使用的,从地铁站到家的最后两公里,骑共享单车回家的越来越多,这种新事物,有缺少管理等之弊,但积极意义更多。新生活方式,不仅使枯燥的家务变得有了智能的趣味……而且,还能改变简单的生活,使生活方式有了更多改变。

国庆节前夕,我和老伴从北京南站乘坐高铁前往上海,体验了每小时 350 公里的“复兴号”速度。

进了车厢,立刻感到“复兴号”要比“和谐号”宽敞些。对了,媒体上说过座椅加宽了 20 毫米,过道则加宽到 1020 毫米。入座后,老伴忙着用手机上无线网络,而我则盯着车厢显示屏上的时速数字。驶出站台后,只见这个数字不断飙升,最终在人们的赞叹声中,变成了 350!我看了一下手表,刚刚过去 15 分钟。

“复兴号”时速达到 350 公里,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此时此刻,我这个经常坐高铁的乘客,不免有点兴奋:把时速 350 公里的高铁列车冠名为“复兴号”,恰到好处!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将越来越快!望着窗外飞逝去的景物,我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许多往事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每年回家探父母,就是坐火车从东北入山海关,经天津转到京沪线回上海。那些年,回家一趟至少要两三天。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北京工作后,离上海近了不少,但那时最快的 13/14 次特快跑完京沪线全程 1462 公里,也要 15 个小时。

1996 年我到日本出差,从东京

到大连,坐的是新干线“子弹列车”,时速高达 200 多公里,550 公里仅耗时 2 小时 20 分。当时一路上想得最多的是:不知中国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快速的火车?

十年后,经过六次提速,我国旅客列车的最高时速也达到了 200~250 公里,但这时京沪之间最快的动车,仍然要耗时 9 小时 59 分。

斗转星移。父母先后离世,女儿大学毕业后留沪工作,我依然年复一年坐火车回上海。可喜的是,国家加快了高速铁路的建设,多条高铁相继建成通车,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京沪之间高铁建设的消息。

2011 年 6 月 30 日,历时三年建设、全长 1318 公里的京沪高速铁路终于开通,从北京到上海的时间,一下子缩短了近一半。我别提多高兴了!有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而言,时间还是时间,只不过原来在火车上枯坐的那半天,变成了我与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光。

然而,我心里还有更高的期盼,盼着京沪高铁时速能够早日升到 350 公里。去年 6 月初,我读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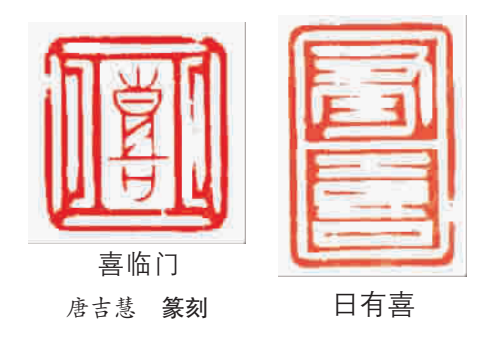
我本人并不熟悉荀派,以前很少看荀派戏。但听了赵燕侠,再听龚苏萍两位新老艺术家的磁带录音,陶醉了!开始研究,为什么那么多观众喜欢荀派,那么多青衣爱学荀派?除了“嗲”,有女人味之外,它在表演艺术方面力求生活化,平易近人,贴近观众;唱腔上又甜美、酣畅、自然、亲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前与新中国成立初年,赵燕侠一人担纲,挑大梁,独当一面,在天蟾舞台连续公演三个月,天天满座,尤其坐在三楼的底层平民大声叫好,都是空前的,有案可稽。

赵燕侠是花旦、青衣两门抱,上世纪 50 年代初,在沪上演出全本《红娘》《玉堂春》《白蛇传》,以及《红梅阁》和《碧波仙子(即追鱼)》。她吐字清晰,因为全是京白,味道甚浓,偌大舞台,声声入耳,字字珠玑,已在继承荀先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柔中有刚,妩而不媚,“赵派”已见端倪,并日趋成熟。

可惜因时代的原因,这条路未走下去,她被江青赶下舞台,及至晚年未了心愿,真是壮志未酬,可惜了!

赵燕侠的唱干练、“嗲”中沉稳。龚苏萍乃后起之秀,学荀力求工整,尤



的代表作,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加台词、唱词及唱腔,完全是由龚与江苏京剧团内的编剧,加上上戏的高一鸣先生和江苏省京剧团名鼓师杨晓辉先生共同设计完成的!祝愿龚老师在继承发展荀派艺术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咏 2017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

林青

奖灿科学久誉传, 智豪瑞典又百年。
走钟生物基因准, 散射凸微结构寒。
双洞旋合引力泛, 四维弹性时空宽。
预言宇宙爱翁论, 百载寻征今宝筵。

注释:广义相对论是描写物质间引力相互作用的理论,其基础由爱因斯坦完成并于 1916 年发表,首次把引力场解释成时空的弯曲。科学家们长期追寻引力波,直到近年才捕捉到引力波,并对相关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

一篇报道,眼睛不由得一亮:3 日这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时,向有关人员提问:“从技术上来看,我国是否有条件在全国高速铁路网全面恢复 350 公里时速的运行速度?”我马上指着这篇报道高兴地

对老伴说:“看!总书记也关心高铁的提速!”

一年过去,今年 9 月 21 日,京沪高铁“复兴号”果然提升时速为 350 公里。这个消息对于我这样与儿女分居京沪两地的人来说,有如不期而至的福利!

一路遐想,车窗外的景物已在不知不觉中转换成上海郊区的农田、河浜和成片厂房,耳边也随即响起柔和的女声:“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上海虹桥站马上就要到了……”看了下表,全程只用了 4 小时 28 分,比过去最快的那几趟车又快了半个小时。我和老伴走出车厢,心想时间提前了,出站后坐地铁到市区,正好能赶上刚读小学一年级的外孙女放学,就对老伴说:“今天我要到校门口去接小家伙,给她一个惊喜!”

中国天然
有着一颗诗心,
百姓新曲
责编:刘芳、史佳林 明请看本栏。

“复兴”的速度

郝斌

2011 年 6 月 30 日,历时三年建设、全长 1318 公里的京沪高速铁路终于开通,从北京到上海的时间,一下子缩短了近一半。我别提多高兴了!有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而言,时间还是时间,只不过原来在火车上枯坐的那半天,变成了我与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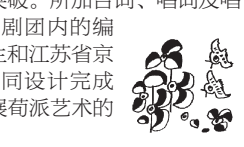
然而,我心里还有更高的期盼,盼着京沪高铁时速能够早日升到 350 公里。去年 6 月初,我读到



如评弹界的朱慧珍唱“俞调”,做到“纯、正、真”,很不易,且两人共同的长处,都是“金嗓子”,声音清亮、华丽、甜美。龚的声音由于吸取了西洋发声方法,更显畅亮、醇厚。荀派的唱似神龙,每每见头不见其尾,意思说落到最后一个字的尾腔没有固定的套路与程式,变化不停,让老听客难以预料,是根据人物彼时彼地的感情而精心铺设的。龚的唱酷似乃师孙毓敏,她中规中矩,也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较少发展。

可喜的是《痴梦》确是全新的,是孙毓敏老师原创,由上戏高一鸣先生作曲,河北省京剧团的王世民先生编剧。在《痴梦》基础上,龚苏萍在老师的支持下,与江苏省京剧团编剧、导演翁顺和女士合作,加上了头与尾的戏,成了较为完整的一折《马前泼水》。可以说这是龚苏萍

的



夜光杯

唐燕能

听戏偶得